

滙洲忠烈铸诗行

——张煌言《滙洲行》的人文和艺术价值

□伍达复 胡媛莉

清初，著名的抗清英雄张煌言临刑就义之际，依然《放歌》：“予生则中华兮，死则大明。寸丹为重兮，七尺为轻。”清廷对他既恨又怕，他的诗文集在整个清代被列为禁书，不能面世，只有甬上张氏家藏手抄稿本。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（1901），矢志革命的章太炎第一次将这部稿本——《张苍水集》整理印行。《张苍水集》重见天日后，迅速传播开来，其中一首诗，让250年前在舟山发生的悲壮一幕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唤醒人们久违的记忆，这一首就是《滙洲行》。

一、《滙洲行》何人“行”？

张煌言（1620—1664），字玄著，号苍水，明代宁波府鄞县西北厢人，十六岁中秀才。自幼耽诗尚武，成年后丰姿秀美。二十三岁中举，随绍兴府推官、复社领袖陈子龙，学诗问道。1645年5月，南明弘光政权崩溃后，满清强制推行剃发令，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。张煌言参加了宁波府的抗清起事，迎请鲁王监国，由于煌言文名籍甚，获赐进士出身，加翰林院修撰，起草诏诰。从此煌言开始了艰苦的长达19年的抗清，直至被捕就义。

“滙洲”乃舟山之别称。《滙洲行》是一首长篇章歌行体叙事诗，写作时间有辛卯（1651）、壬辰（1652）两种记载，原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黄节（1873-1935）认定为壬辰（1652），因为从诗句“而今人民已非况城郭”来看，诗当为事后追记，目前，笔者也认可黄节所定。

《滙洲行》记叙了南明鲁王朱以海政权从绍兴起事至舟山覆亡的全过程。朱以海（1618—1662），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孙，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，袭鲁王封爵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钱肃乐、张煌言等起兵浙东，煌言与郑遵谦、张国维等至台州迎请朱以海赴绍兴，七月十八日，朱以海正式监国。

自从钱塘怒涛竭，会稽之栖多铍翮。甬东百户古滙洲，居然天堑高碣石。

顺治三年（1646）五月，清军征讨浙东。浙江久旱不雨，钱塘江流细水涸，清军很快突破钱塘江防线，进攻绍兴。朱以海被清军击败，只能避难海中。甬东地僻户少，当年夫差败后拒绝迁置，自刎而死，如今却成了朱以海的栖身之地，他凭借海峡天堑安然暂居。朱以海自1646年六月始入舟山，先暂居普陀山，接着漂流至福建，1649年九月从福建再回舟山后方才稳定下来，开建鲁王行宫，整顿朝纲，建立抗清根据地，至1651年九月彻底败离，前后五六年的时间。

青雀黄龙似列屏，蛟螭不敢波间鸣。虎狼争如秦妇女，鱼鼈半是汉公卿。

五六年间风云变，帝子南回开宫殿。繇来泽国仗楼船，乌鬼渔人都不贱。

朱以海在舟山站稳脚跟后，招募渔民组建水师，积极备战，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所云：“舸舰迷津，青雀黄龙之舳。”鲁王水师军容盛大，如屏风排列，构成守卫舟山的屏障。即使清军如蛟龙，暂时也慑于鲁王水军不敢轻易出击。诗人身处此境，信心大增，不禁吟诵《诗经·秦风·小戎》第三章：“饁骍孔群，公矛鋌鋌。蒙伐有苑，虎旅饁饁。交猗二弓，竹闭纒纒。言念君子，载寝载兴。厌厌良人，秩秩德音。”《小戎》本是一首描述妻子思念出征丈夫的诗歌，第三章前六句赞美秦师兵车阵容的壮观，后四句抒发女子的思夫情意。渔民得到妻子的支持，纷纷参加朱以海的武装。渔船和岛上旗帜飘扬，那些渔民出身的将领，如同随刘邦起事大多出身底层的汉初文武百官，军政整肃。

《明史》卷三二五《列传第二百十三·外国六·和兰》载：“其所使名乌鬼，入水不沉，走海面若平地。”诗中的“乌鬼”泛指海上各种精通水性之人。水上作战从来都仗仗习水之人掌管的楼船，鲁王对往来海上的各种人物不问出身，都平等对待，团结协作，浙东抗清形势出现向好苗头。

可见，煌言《滙洲行》，不仅为“帝子”鲁王扬名，而且为“乌鬼渔人”立传。天下兴亡，大义当前，人无分贵贱，匹夫有责。



二、《滙洲行》何处“行”？

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四十《列传二十七·陈锦》载：“八年，锦与固山额真金砺、刘之源，提督田雄等会师，以大舰随潮出，败明兵于横洋，获其将阮进；乘雾攻舟山，明鲁王以海出走，遂克之，靡其城，置定关总兵，驻师守焉。”顺治八年（1651）八月，清军剿灭浙东陆上山区的抗清队伍后，浙闽总督陈锦准备会集各路军马渡海围攻舟山。已在舟山驻蹕两年、站稳脚跟的鲁王政权，起初颇为轻松。

堂恰穴斗几经秋，胡来饮马沧海流。共言沧海难飞越，况乃北马非南舟！

虽然陈锦清军主力盘踞宁波出海口，但鲁王君臣缺乏远见，以为海峡天堑可以倚恃，都说擅长水战的清军难以渡海。他们身处险境，如同住在安适堂屋里的小鸟，“怡堂燕雀，不知后炎”（《幼学琼林》第四卷），暂时忽视了可能降临时降临的灭顶之灾，正是“末路驱鞭甚，凡才斗穴酣”（王世贞《春日言怀》）。穴，穴见，一孔之见，“斗穴”即以浅识竞胜。当获知各路清军意向向舟山集结时，明军统帅、鲁王倚为干城的张名振还认为陈锦大军不习水战，不会猝然渡海，决定主动出击，采取围魏救赵之计：鲁王和张名振带领明军主力北上攻打吴淞清军；时年刚过而立、兵部右侍郎张煌言率军南下阻击台州清军；留下擅长水战的荡胡伯阮进率领军水师，护卫舟山，阻遏来犯之敌。

东风偏与胡儿便，一夜轻帆落奔屯。南军鼓死将军禽，从此两军罢水战。

不料陈锦率军借助雨雾天气乘着夜间的海潮进发舟山，与明军在海上展开激战。此战极为惨酷，主

将阮进被擒而死，明军战败，鼓声停歇。从此两军水战结束，清军开始登岛围攻舟山城。虽然舟山城明代多次整修，城墙坚固，号称岩关，但留守舟山仅有营兵五百、义勇千人，与清军主力相差悬殊。

孤城闻警早登陴，万骑压城城欲夷。炮声如雷矢如雨，城头甲士皆疮痍。

云梯百道凌霄起，四顾援师无螻蚁。裹创奋呼外宅儿，誓死痛哭良家子。

清军一边炮矢猛攻，一边云梯强登。形势危急，无论守城军士还是一般人家子弟，受伤也不下火线，草草包扎，都奋不顾身誓死抗敌。但清军占有绝对优势，而守舟明军外无援师，舟山城沦陷无可避免。

斯时帝子在行间，吴淞渡口凯歌还。谁知胜败无常势，明朝闻已破岩关。

又闻巷战戈旋绕，阖城草草涂肝脑。忠臣尽瘁伯夷山，义士悉到田横岛。

亦有人自重国来，向余细语令人哀。椒涂玉叶填笄井，甲第珠玑掩劫灰。

在清军的猛烈攻势下，守军寡不敌众，抵抗十余日，舟山城破。朱以海在吴淞口取得完胜，但在凯旋的途中就知道舟山城陷落了。其时煌言正在象山阻击并战胜前来攻舟的台州清军，听突围出来的人说，舟山守军坚持巷战，牺牲惨烈。诗人以“伯夷”“田横”来表彰他们的忠义，其中典型如鲁王正妃陈氏等投井而死，大学士张肯堂阖门尽节。

舟山之战，煌言泣血以书，浓墨重彩，彰显忠义，岂是《清史稿》轻描淡写能够抹掉的？

三、《滙洲行》如何“行”？

舟山之战结束后，煌言陪侍鲁王入闽依附郑成功，时隔经年，煌言仍不能忘怀。诗人追述了忠义惨烈的战事后，恻怛：

而今人民已非况城郭，髑髅跳号宁复肉？土花新蚀道畿黄，石苔蚤绣缺新绿。

舟山已为清廷“置定关总兵，驻师守焉”，人民已经剃发易服，舟山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舟山了。前事如梦，诗人不禁想到庄子在梦中对髑髅说：“吾使司命复生子形，为子骨肉肌肤。”（《庄子·外篇·至乐》）然而那些死难的抗清烈士怎么可能复生呢？遥想碧血生苔，战斗遗留的箭头和残缺的兵器日久受到侵蚀而变色，诗人悲从中来，大声疾呼：

呜呼！问谁横驱铁衲袴，翻令汉土剪龙荒？安得一剑扫天狼，重斟椒浆慰国殇！

这似乎也无奈地预示着抗清的失败，但煌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英雄末路，至今读来，犹令人为之神伤。是啊，谁能纵横驱驰，指挥军队，手握长剑，剪除清廷，恢复汉土，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呢？

通观全诗，煌言以诗述史，沉痛记录了清初舟山悲壮的忠义勇烈，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无畏前行。《滙洲行》作为煌言自创新题的长篇歌行，其叙事章法也有独到之处。全诗十二韵仄平相间，如同十二首绝句连缀而成，每首绝句都是三字押韵，古绝和律绝相交错，时而低沉，时而高亢，大合大开，整饬又不乏错落之致，形成起伏跌宕的声韵之美。写时事而熔铸经典，按照时间顺序剪裁详略，事象鲜明，气魄雄阔，融议论、抒情于叙事之中，直而不平，颇具杜诗沉郁顿挫之风骨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